



彩乌鸦系列



PAOZHU LULU

跑猪噜噜



[德] 乌韦·狄姆 / 著

陈俊 / 译

21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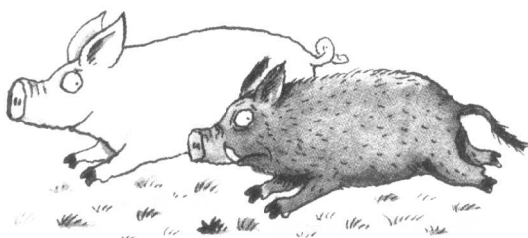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
21st Century Publishing House

乌韦·狄姆(Uwe Timm, 1940—) 当代德国著名作家、出版家。长期在国外游历和创作,足迹遍布南美、北非、北美。现定居慕尼黑。其青少年文学作品蜚声欧洲,主要作品有《夏至前夜》、《海盗乌》、《咖喱香肠之发现》、《火车上的老鼠》等。这部《跑猪噜噜》是他的代表作。

跑猪噜噜

[德] 乌韦·狄姆 著

陈俊 译



目 录

第一回	赢得猪崽归	7
第二回	欢乐常伴愁烦	12
第三回	恶邻狗吠	15
第四回	象形文字猪	19
第五回	噜噜的第一功	23
第六回	豪华猪屋落成日	28
第七回	令人厌恶的词语	32
第八回	你别离	35
第九回	又建奇功	39
第十回	百感交集的圣诞节	42
第十一回	人去猪场空	46
第十二回	众里寻它千百度	50
第十三回	刀下留猪	54
第十四回	豁出去了	57
第十五回	少年不识愁滋味	62
第十六回	楚碧驯猪	66
第十七回	噜噜成了吉祥物	71
第十八回	恨煞黑衣人	75
第十九回	走投无路之际	78
第二十回	初遇古莲包尔斯蒂	82

第二十一回	崭露头角	88
第二十二回	扶摇直上的新星	92
第二十三回	谁将干戈化玉帛	95
第二十四回	狠猪恶主	100
第二十五回	噜噜中招记	105
第二十六回	黑旋风误入情网	109
第二十七回	决战艾格斯多夫	112
第二十八回	猪有病,人知否	115
第二十九回	有情猪终成眷属	120



第一回 赢得猪崽归 我们家有一头猪。别误会,我这里不是把我的小妹妹楚碧称作猪,我们拥有一头货真价实的猪,它的名字叫“跑猪噜噜”。若是要问这头猪的来历,那就说来话长了。

两年前的一个星期天,我们全家下乡远足。这里所说的“我们”,是指妈妈,爸爸,比我小一岁的大妹妹贝蒂,小妹妹楚碧,还有我本人。我们开车来到吕内堡荒原,接下来就是我们孩子们最不情愿的节目——徒步旅行。

真没劲啊!一行人步履维艰地行进在荒野上。爸爸妈妈走一小会儿就会站下来惊呼:“快看呀,那儿多美!”可是他们所指的,只不过是一处荒丘,或是一棵孤树。他们满心以为我们也会发出赞叹,可是,一处山丘呗,有什么可稀罕的!我们只是一个劲地嚷嚷我们想要喝汽水。妈妈渐渐地

开始恼火了,她说,至少得走上一段路才可以谈吃喝。我们的腿脚已经胀痛,楚碧嚷嚷着,她一步也走不动了。爸爸只好让她骑在肩上,脚步沉重地走在满是沙砾的土路上。汗流浹背的他再也无心欣赏风景了。

终于,我们走进了一个名叫“霍伯尔”的村庄。一处客店的院子里,正在举办庆祝活动。一打听,原来是在庆祝乡村消防队成立五十周年。院中的一棵大栗树下,村民们围坐在几张长木桌旁,边喝啤酒,边吃烤香肠。一个台子上,一支管乐队正在演奏。好不容易我们才坐到一张桌子旁,等来了柠檬汽水。

不知什么时候,乐队停止了演奏。一个身穿消防制服的人走到扩音器前说道:“现在,我们开始有奖销售。凡买奖券者,等于是捐资给消防队买一台新的高压水枪。不少奖券上注明有小奖品,当然,还有一宗不同凡响的大奖。”

说完,一个工作人员拎着一个水桶来到我们桌旁,水桶里盛着奖券。外来者也好,村民也好,都可以认购奖券。我买的一张是个空奖。贝蒂得到的是一个自行车用的三角形小旗,上写“霍伯尔志愿消防队”。楚碧买的奖券上,号码是红字。她被叫到台子前。

身穿消防队制服的先生扬起这张奖券大声叫道:“33号奖券!这就是大奖!你几岁了?”

“六岁。”

“已经上学了吗?”

“还没。两个星期前我才满六岁。”

那位先生转身从一个木箱子里捧出一只小猪崽儿,把它塞到楚碧的臂弯里,说道:“你很幸运,你得到了一只小

猪娃！”

满院的人又是鼓掌又是大笑。楚碧也是一脸灿烂的笑容，她抱着猪崽回到桌旁，把它放到妈妈的膝盖上。这是一只粉嘟嘟，清爽爽的小猪崽，一张厚厚的猪嘴巴，一双骨碌碌的小眼睛，外加一对大大的招风耳。

小猪崽的确惹人喜爱。可是爸爸的脸开始阴沉下来。一位坐在我们桌旁的村民向我们祝贺获得大奖，爸爸只是勉强挤出了一点笑容。我们都知道，爸爸一向不喜欢宠物。“动物不该家养”，这是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此刻小猪崽还在妈妈的膝头，她正在轻轻地挠它的招风耳。

“好可爱好可爱噢，是吧？”楚碧兴高采烈地说，“瞧它的圆圆的尾巴圈儿！”

爸爸移开叼在嘴边的烟斗，说道：“不错，非常可爱，可是呆会儿走的时候，把它还回去。”

“不！”楚碧大叫，“就不！这是我得的大奖，它属于我！”

“我们不可能带走它。”

楚碧开始哭，她只要一哭，声音保准轻不了。邻桌的人们纷纷投来了目光，刚刚获得幸运猪的小姑娘，这会儿哭什么呢？

爸爸已经伸出双手，准备把妈妈膝头的小猪放到地上，只得把手缩了回来。邻桌的人们面色阴沉地注视着他，他们准保是误会了，以为爸爸刚才是想揍小猪来着。

“那好吧那好吧，”爸爸说道，“先留着这畜牲吧！”说完，爸爸起身结账。我们一行人离开客店，向先前停车的地方走去。

尽管我们挑的是近路，这段路还是长得够呛。我们必

须抱着猪崽儿赶路。我们也想让它自个儿走来着,可是它压根儿就不想跟着我们走,而是一会儿往东,一会儿向西。抱着它又觉得老沉老沉,真奇怪,跟它同等大小的狗就轻得多了。

我们三个轮换着抱小猪,到后来还是坚持不住了。妈妈也带着它走了老长一段路。妈妈的姿势很特别,她不是抱着小猪走路,而是像挟着沙发靠枕那样,挟着它走。到最后她也累坏了,她想把这个任务移交给爸爸,你猜他怎么说?

“谁想带它走,谁就别怕累!”

这种说法够恶劣的,可是我们谁也没敢说什么,还是小心点为妙。

好不容易挨到车上,我们已经精疲力竭了。妈妈怕猪崽儿把座垫弄脏,还是把它放在膝盖上。其实这小猪崽看上去挺干净的。

“猪从来都是肮脏的,”爸爸说道,“它们喜欢脏乱,要不然,说某人‘脏得像头猪’、房间‘脏得像猪圈’之类的话从何而来?”

老爸的话是有所指的,他是说我们的儿童间脏得像猪圈。

车子还没有开多远,妈妈就大叫起来。原来是小猪崽把她的衣服尿湿了。

“够了够了。”爸爸连声说道。在经过一户农家庄园时,他把车子停住了。

“这样吧,”爸爸说道,“我们把这头小猪送给这个农家。猪只能生活在乡村,它不属于城市住宅。”

话音刚落，楚碧开始尖叫起来。她的尖叫声让旁边的人非得掩上耳朵不可。

“安静！安静！”爸爸吼道，“猪若是看不到田野和草地，会感到悲伤的！”

楚碧尖叫声不绝。

“就让她和小猪玩几天吧，”妈妈劝解道，“这是她获得的奖品。以后我们再把它送人也不迟。”

“那好吧，”爸爸作了妥协，“就留三天，三天后就把它弄走，我的老天，楼里的邻居看到会怎么想噢！”



第二回 欢乐常伴愁烦 回城路上，我们就给小猪崽起了一个名字，叫做“噜噜”，因为这小家伙总是转着骨碌碌的小眼睛，喉咙里发出轻轻的“噜噜”声，似乎在问：你们打算怎样安置我？

是啊，在城市住宅里，哪里可以安顿一头猪呢？

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家住在底层。房后还有一个小小的园子，园里有一棵梨树和一丛丁香花。我们的园子和邻居的园子相连，所有的园子都狭小得像手帕似的。

能不能把噜噜放养在园子里呢？不行。已经开始下雨了，妈妈认为，雨夜太凉太凉了。楚碧提出，让噜噜和她同床而眠，遭到爸爸的坚决反对。看样子只有让它呆在卫生间里了。噜噜在住宅里跑来跑去，侦察着各个房间。爸爸的工作间里那张浅灰色的地毯让它特别满意，它总是跑上去

摊开四肢舒舒服服地躺着,每次都被爸爸赶跑。于是它跑进了厨房,不一会就听到几个锅子落地时发出的吓人的响声。原来是噜噜想拱开橱门钻进去。

“真没想到,猪会这么活跃。”妈妈一面收拾厨房一面说。爸爸让我们洗脸刷牙上床,然后把噜噜锁进了卫生间。我们睡在床上还听到卫生间方向传来噜噜轻轻的叫声。

第二天早上妈妈第一个上卫生间,她被惊得倒退了几步。昨晚在忙乱中她忘记把美容面霜的盖子旋上了,如今一整管面霜只剩一个空壳子躺在地上,噜噜缩在墙角,似乎有点不对劲儿。

“它肯定把我的美容霜吃下去了!”妈妈道。我把鼻子凑近嗅了嗅,噜噜的身上还真有一股玫瑰香味。可是它今天怎么不那么精神了呢?怎么没有在房间里欢快地乱跑呢?

楚碧提出带它去看宠物医生。可是爸爸说:“这可不行。你知道得花多少钱?”“不是有医疗保险吗?”我说。“医疗保险不是为猪设立的,再说猪没那么娇贵,它们什么都能吃,美容霜不会把它们怎么的。”爸爸说道。

我和贝蒂得赶紧上学去了。通常情况下,妈妈先把楚碧送幼儿园,然后带着我俩去学校。妈妈是我俩就读的学校的老师。别以为这会带来什么好处,正相反。如果我们上课时捣蛋了,或者有任何恶作剧,一下课老师就会跟我妈妈告状。比如说前不久吧,我在艺术老师的手提包里放了一只小白鼠,这个女老师不依不饶,大吵大闹了一番,弄得妈妈课间休息时当众把我狠批一顿。关于学校的这档子事以后再慢慢跟你聊。

楚碧这天早上根本就不想上幼儿园。她声称肚子痛。

其实她是害怕大伙儿一走以后爸爸会把噜噜送走。

这里我想多介绍老爸几句。我爸爸是个“家庭妇男”，眼下他没有工作，他失业了。他的职业极为罕见，说起来又复杂又拗口，他是一个“埃及普托罗格”，就是说，是一位埃及学家。埃及学家就是专门研究古埃及的人，凡是古埃及的遗产，如金字塔、木乃伊、象形文字之类的稀奇古怪的东西，都是他们的研究对象。古埃及象形文字忒有趣。这是由小人、小鸟、蛇、棍子等组合而成的书写符号。我老爸在家如果不在做饭或打扫卫生，那就一定是在解读这些象形文字。这玩艺儿我也懂一点皮毛，我写一个短句让你瞧瞧，比如说，“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呆了三天”可以写成：



你说这种文字有趣不？

我们当然希望老爸的研究会有收获，比如发现藏宝图之类，这样我们就能全家出发到埃及去挖宝贝——古埃及法老留下的金子、银子、珠宝之类。我们几个孩子早就合计好了，有了钱以后买些什么东西。可是爸爸总是说：“找到宝贝应该交给博物馆。”这样倒也不错。爸爸失业以前就是博物馆的工作人员。爸爸若能重新回到博物馆工作，我们几个至少可以免费去参观橱窗里的宝物了，爸爸也不至于整日呆在家里钻故纸堆发牢骚了。



第三回 恶邻狗吠 下午放学以后,我和贝蒂张罗着给噜噜建一个猪屋。我从蔬菜铺老板那里搞到了三个木箱,先把箱子的木板和木条拆下来,然后把它们钉成三面墙和一个人字形的屋顶。贝蒂也没闲着,她到鲜花铺子去买了些种花用的细泥炭,我们想在猪屋的地面上撒上它,这样噜噜躺在地上就不会感到冷了。就谁有资格往猪屋里铺撒泥炭一事,贝蒂和我发生了争执。她说细泥炭是她购买和搬运的,她当仁不让。可是我呢,猪屋是我的作品啊!正在争论呢,就见噜噜像箭一样,从通往园子的游廊门内直射出来,一下子窜进了园子。原来是楚碧打开卫生间的门想看看它,它瞅空子跑了出来。这个噜噜!它跑向一个烂泥坑,扑了进去,在泥淖里快活地打起滚来,一面打滚一面发出乐不可支的尖叫声。

满头满身都涂满了泥浆以后，它颠儿颠儿地在园子里转悠，忽然……噢，我的天！它转身向屋子里跑去！我们几个紧追不舍，想把它赶出屋外，可是晚了，它已经窜进了老爸的工作间！它跳上沙发，绊倒了茶几上的台灯，又跑上了那块浅灰色的地毯。要知道，这是我们平日脱鞋穿袜才许踩的呀！这噜噜！它在地毯上打了几个滚，一骨碌钻进了沙发底下。

地毯上，它的肮脏的蹄印和泥迹非常刺眼。老爸趴在沙发前用一根直尺在下面拨拉，想把噜噜驱赶出来。“这个小臭猪！”他气咻咻地叫着。就在这时，噜噜发现了楚碧，就呼地一下从沙发底下窜了出来。爸爸吃了一惊，脑袋咚的一声撞在沙发角上。他伸手去抓噜噜，谁知它敏捷地往旁边一跳，它那脏兮兮的身子马上在雪白的墙壁上留下了一长条痕迹。紧接着它又在铺在地板上的羊皮纸上乱跑起来。那上面可是老爸从一块石头上拓印下来的古埃及象形文字啊！事情还没完，它又跑进了妈妈的房间！它把一个大纸盒弄翻了，里面无数的纸片洒了一地。这是妈妈给她的学生做的登分表！接下来，噜噜又到我们的儿童间转了转，然后一路尖叫着重新跑回园子里，跑进泥坑洗开了它的烂泥浴。我们赶紧把游廊门关上，为不让它再窜进屋内。

令人奇怪的是，爸爸的工作间里一点儿动静也没有。

“也许他昏过去了吧。”贝蒂说。

我们蹑手蹑脚地走进爸爸的工作间。爸爸一动不动地站着，两眼凝视着地板上的羊皮纸，那上面是噜噜疯跑后留下的肮脏蹄印，许多乱七八糟的足迹与稀奇古怪的象形